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五千九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傳第一百二十八

趙隱

弟隲  
光裔

子光逢  
光胤

張勣

子文蔚  
貽憲

濟美

李蔚

崔彥昭

鄭畋

盧攜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

宗幸奉天時倉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宴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



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太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軍亂  
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  
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遁存約曰  
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  
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  
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  
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  
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

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百戶隱性仁孝與弟隲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為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弟隲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

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  
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  
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  
卒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  
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  
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  
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  
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

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

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

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復

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光

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

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兄弟對掌內外

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

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光胤

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  
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楊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  
累歷郡守楊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  
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楊以琮衣冠子  
異禮遇之琮將別謂楊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  
惠不登其數如何楊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盡  
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楊累辟太原掌

書記大中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楊為司勳貲外郎判度支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譴逐楊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楊量移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

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  
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  
落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  
觀察使父景素太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  
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

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  
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  
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  
贊唄以旃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八飯萬僧蔚  
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  
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  
自續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  
名臣啟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



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  
奩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  
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至  
如徃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  
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  
益勤王之師况近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  
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  
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

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  
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  
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  
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  
諫曰自夏以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  
來亢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  
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  
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

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迫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

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  
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  
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  
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  
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  
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

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  
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  
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縉流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  
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眇鑒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  
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匡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  
負宸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  
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  
同輔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為吏

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侶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綰從兄繪累官至刺史

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  
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  
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  
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  
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  
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蒞有聲動多遺愛十  
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

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  
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  
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  
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  
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鈴之術自臨并部隱若長城  
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  
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



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  
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  
賦十五年三月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  
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  
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  
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  
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  
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

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  
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涓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  
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  
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於黃閣俾正  
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  
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  
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  
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尊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爾選自朕心採  
於人望宣詔既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推  
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  
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往  
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  
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  
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  
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

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  
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  
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  
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  
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  
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隣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  
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連中三  
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文干謁深  
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不  
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  
回奏知雜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宮  
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  
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  
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官

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  
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  
白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  
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伍咸通中令狐綯出  
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虞部員外郎右丞鄭  
薰令狐之黨也撫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為從  
事五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  
為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畋以久罹擯棄幸承拔擢因

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  
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星霜厭外  
府之罇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  
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貲外郎日累於閣內  
對敎去冬蒙擢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  
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  
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  
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

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佚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旼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



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  
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  
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  
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  
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  
翊聖以貞方為介冑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  
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  
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

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  
八月劉瞻以諫囚鑿工宗族罷相出為荆南節度使畋  
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  
穢為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  
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  
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  
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效唾之惠誰思箴我拔擢之恩  
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

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  
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  
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幸爾旼執心無惑秉  
節被讒徵復駕行愈洽人望既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  
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  
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  
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  
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

璆求郛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

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  
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  
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  
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  
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  
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  
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  
中書商量制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

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  
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  
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  
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瑋陷淮南郡縣高  
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  
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  
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

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  
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  
賊衝勿令滋蔓旼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  
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  
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旼還鎮蒐  
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  
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  
攻鳳翔旼預知賊至今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

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



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  
誓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右節度使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  
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享有數否泰相沿如日  
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  
姦凶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  
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

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  
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  
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  
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  
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  
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  
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偷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  
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  
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  
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  
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  
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  
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  
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驚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  
殊不知五侯拘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葵蚩尤

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谿壑以難盈類烏鳶  
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  
之內固已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  
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  
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  
霜戈萬隊鐵馬千羣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  
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  
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

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  
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讐願以沙漠之軍共獻  
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  
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  
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  
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  
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皆裂望玉壘以魂銷聞  
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

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

為隴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  
光啟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  
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  
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獎待之恩上表  
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  
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  
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羣鷗嘯聚萬蜩鋒攢  
蒼黃而玉輅省方次第而金門徹鑰九州相望初猶豫

以從風百辟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畋衝冠怒髮投袂  
治兵羅劒戟於樽前練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鼙鼓出  
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維地軸決橫流而  
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  
竈伐鼓揚旌四凶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  
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  
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仕從戎爰承指  
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



獲居重鎮尊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  
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  
謚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  
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負外郎為鄭薰不放  
省上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薰子為郎畋特獎拔為給  
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也子凝績景福中  
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歷初登進士第應諸

府辟召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  
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為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負  
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  
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  
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  
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荆南江  
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  
廣州殺節度使李宮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

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衮等有將畧用為招討使及宋威  
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深  
不悅浙帥崔瑋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  
議攜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  
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  
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麟頻破賊攜  
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輔  
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以東

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溫季修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麟被殺而許州遂帥澱水兵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及賊陷潼關罷攜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

皇徙關東豪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

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

再遷京兆士曹叅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

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

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

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又奏為叅佐時懿宗

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冲

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

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汚禁衛

璩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  
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  
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  
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  
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  
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荆南節度判官高湜時  
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  
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姦多有措改徽白僕射

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徵明於吏術尤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徵為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徵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迫還



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以足折口瘡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鑿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左僕射光啟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兵部侍

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  
為一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  
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  
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  
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  
才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  
運備歷華資止仗竭誠幸無蹤迹六年內置雖叨侍從

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况  
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  
陳衷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益方立專據  
三州轉成積疊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  
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  
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  
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  
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

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  
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  
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  
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  
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  
之間版戶稍葺東內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  
京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時鎮福地而  
獨存王氣龍盤鬱祥烟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

遙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卑宮之儉更凝馭道  
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  
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  
散材叨膺重寄閉閣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  
廟謀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  
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  
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  
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

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訴相繼微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微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微使務以本官微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微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微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微無罪召拜吏部

尚書封琅邪郡侯食邑千戶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  
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煜偽制  
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煜將僭號  
逼內外臣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  
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  
還宮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  
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尚強  
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

姦蠹有重疊補擬者微從初注授便置手歷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謚曰貞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法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問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吳終慙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况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絕



吮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摠宿憤慷慨誓衆  
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  
趙以鼎職奉親天倫並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徵志吐  
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高駢玩  
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劒山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趙光裔傳季述廢立之後光胤歸洛○臣酉按光逢傳  
光逢移疾退居洛陽光胤傳並無歸洛之事此處胤  
字當是逢字之訛今改正

張昺傳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  
使○沈炳震曰按本紀四年三月黃巢陷鄆州殺節  
度使薛崇則三年冬不應除天平也且本紀昺拜天  
平又在二年七月皆誤

李蔚傳拜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  
盧攜鄭畋同輔政○沈炳震曰此數句疑當在下文  
乾符四年上

乾符三年受代○沈炳震曰紫蔚咸通十四年遷吏部  
尚書乾符三年入相此云淮南受代誤

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  
都防禦使○沈炳震曰四年當作五年按懿宗紀咸  
通九年蔚以吏部侍郎出為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

徙鎮淮南非十四年也僖宗紀乾符二年為太常卿  
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五年罷為東都留守蔚相僖  
宗非懿宗傳平章事文在宣武節度使上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蕭遘 孔緯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縻 劉崇望

兄崇龜弟崇魯崇謨

徐彥若 陸辰 柳璨

蕭遘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

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  
寘生邁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太  
原從事入朝為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  
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皆薄之邁形神  
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  
銜之及保衡作相擠邁之失貶為播州司馬途經三峽  
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  
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邁心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即



所覩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貲外郎徵還轉考功貲  
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累  
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  
給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  
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累  
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邁少負大節以經濟為己任洎  
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啟初王綱不  
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

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為徐州從事詳為衙將時  
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為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  
凝古者譖之云為支詳報讐行酖溥收凝古殺之凝古  
父損時為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內官  
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  
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  
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  
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邁非時進狀請

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醢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  
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  
謀時溥恃勲壞法凌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  
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  
等帝為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時田令孜專總禁軍  
公卿寮庶無不候其顏色唯構以道自處未嘗屈降是  
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  
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孜請率禁軍討之

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構素惡令孜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章請駕還京令孜聞玫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訴於邁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

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  
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戰之效將勤王  
之功業為勅使之寵榮而更志在亂邦與國生事召戎  
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不蒙見信翻類脅  
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  
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閤寺之手哉春秋之  
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構曰主上臨御  
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

令攷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  
無行意令攷陳兵帳下列卒堦前造次迫行不容俟旦  
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  
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捨此  
已往理或未安攷圖之言未敢聞命攷曰李家王子極  
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邁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  
之賢尚貽後悔古人云勿為福始勿為禍先如公矢謀  
未見其利攷退而宣言曰我冊箇王子為主不從者斬

及立襄王請邁為冊文邁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

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為之

致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邁為相署邁太子太保

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邁在相位五年累

兼尚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

邁不協以其受偽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

鐸掌貢籍邁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

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邁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

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跌踣勾陳中邁旁掖起帝目之喜  
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邁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  
卿善事長矣邁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  
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  
相於卿無負矣邁謝之而退邁為大臣士行無缺逢時  
不幸為偽煊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弟遽時為永樂  
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祕書



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殘位終禮部尚書  
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緯少孤依諸父溫裕溫業  
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  
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為從事又  
從崔鉉為楊州支使得協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  
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  
御史中丞王鐸奏為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  
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

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為翰林學士  
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  
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  
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  
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  
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  
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  
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

少保光啟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  
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  
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  
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  
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藍  
屋並為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邁  
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  
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無如之何乃

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  
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  
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  
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屋剝剝之餘乞  
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  
拂衣起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  
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  
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羣公立意未有

發期僕忝憲闡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  
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  
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  
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  
陳倉纔入關而郿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徵緯之言幾  
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  
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遷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

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啟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

貴人無例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  
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  
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  
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  
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為朕容  
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大順元  
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為招  
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為便語在濬傳其

年秋濬軍為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  
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  
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  
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  
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  
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以  
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  
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



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  
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  
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  
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生叩玉階復拜  
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生  
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況比疴羸寧勝重委國祚  
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  
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

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  
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  
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  
德里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燠灼未  
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  
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  
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麤  
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

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慙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氏自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緡父逢昭度咸通八年進士

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  
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  
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昭宗即位閬州刺史王建  
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  
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  
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為  
行營招討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  
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羣侯相噬禍難未已朝廷

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匡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為右僕射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為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與李谿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谿之為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論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

春復命谿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  
求為尚書令昭度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省  
曾無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鋌曾為行瑜從事  
朝廷每降制勅不便於昭緯者即令鋌訴於行瑜俾上  
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即表章不遜至是李谿入拜昭  
緯謂鋌曰前時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  
同列此人姦纖惑上視聽宗社不寧恐復有杜太尉之  
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命相非其人懼危宗社天子

優詔曉諭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兵入覲面奏昭度李谿之姦邪請加譴逐制勅未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瑋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

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  
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  
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項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  
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潛交結  
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  
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鉉之險巇連行瑜之計畫  
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並以無  
辜見害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滅京



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於藩閫潛請薦論

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僭濫無厭敗  
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  
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  
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  
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  
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姦邪  
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

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  
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  
稟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懲咎唯謗朝廷爾罪五  
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  
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  
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  
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荆南中使至斬之兄  
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

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鐸官卑  
家寓州濬倜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為士友之所擯  
弃初從鄉賦隨計咸薄其為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  
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橫之術欲以裨闔取貴仕  
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自處士薦為太常博  
士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闕輔濬託疾請告侍其  
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

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  
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  
敢有此進獻張濬負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拜  
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  
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為都統判官  
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  
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受偽命復怙強不迎  
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王臣齎詔宣諭

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愕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而諭之曰人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

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勲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畧能畫大計復用為宰相判度支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上繇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天

下後延英論前代為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  
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內外偏於強臣臣每  
思之實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  
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  
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  
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  
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因其  
奏乘全忠立功可斷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

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旨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日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為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



汴軍三千為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  
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  
樓臨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為賊臣掣肘臣所以誓  
死憤惋為陛下除其僭倂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使  
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  
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  
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時汴  
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

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令孫  
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  
赴潞州至潞並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將葛從周弃  
潞州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  
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  
斂衆遁走比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礪隰等州濬  
狼狽由含山踰王屋出清河折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  
散將盡李克用上章論訴曰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

當道錄到張濬榜并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  
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寃誠憤頓首頓首伏以  
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臣之位憑  
燕帥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  
撓亂乾坤悞陛下中興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  
罪而陛下伐之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况臣父子三  
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荆楚收鳳闕碎梟巢致陛下今  
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

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濬討何名陛下若厭逐功臣  
欲用文吏自可遷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  
肯無詞若以臣雲中之伐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  
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  
主伐之為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乃同坐而異名  
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服强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竊  
議為臣怨嗟固非中興之術也且陛下阽危之秋則獎  
臣為韓彭伊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

立事如臣者衆矣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  
軍以禮退舍匡威淺昧厚自矜誇乃言臣中矢石覆士  
卒致内外吠聲一發短謀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況命  
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儻臣延期  
挺命尚固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  
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微  
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闕輕騎面叩玉階訴邪佞於陛  
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甘處

憲章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  
制曰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弘沮之十不  
得一而良史以弘有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為先拓  
境開疆為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將議北征魏相  
爭之五將尊罷果致中興號為賢輔况朕承天厭兵戈  
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臯夔共成堯日庶幾孫魏粗  
及漢年苟易於斯如何倚注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

邑一千二百戶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  
張濬早以盛名稱為奇士繇是再加徵用委以鈞衡謂  
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  
詭之詢謀起無名之兵草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  
論勢莫能奪輕葛亮渭濱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經歷  
寒暄耗費百萬虛誕彰於朝野詐詭布於華夷橫草蔑  
聞燎原愈急俾擁旄乘驛之使囚在虜庭勤王奉國之  
軍懷歸本土忘廊廟之威重結藩屏之仇讐欲使海內

生靈竭其貢賦不獨河中郡邑蕩為丘墟潛生厲階欲  
誰歸咎於戲微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  
爾當何道尚以愛人以禮理體宜然廉鎮劇權武昌善  
地宜罷樞軸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思惟以逃後命  
可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尋  
貶連州刺史馳驛發遣行至藍田關不行留華州依韓  
建時朝廷微弱竟不能詰乾寧二年三鎮殺韋昭度帝  
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為兵部尚書又領天下租庸使



三年天子幸華州罷濬使務守尚書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雖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上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為謀主事雖不果其迹頗泄朱全忠將圖篡代懼濬搆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之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

之告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  
格濬父子號咷而已濬謂格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汝  
自圖之勿以吾為累冀存後祀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  
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入蜀王建  
僭號用為宰相中興平蜀任圜攜格而還格感葉彥之  
惠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濬第三子竄於楊行密自  
乾寧之後賊臣內侮王室寢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  
奇材以為相然採於羣小之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

徒無不為時嗤誚

朱朴者乾寧中為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  
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  
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平章  
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數月巖士事  
敗俱為韓建所殺

鄭縈者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貲外金刑右  
司三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

淮南剽掠縈移黃巢文牒請不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

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有錢千緡寄州  
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行密為刺史  
送所寄於京師還縈縈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  
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  
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王徽為御史大  
夫奏縈為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  
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為中書舍人縈以弘徽

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縈即  
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  
章論列事雖不行喧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  
議以縈匡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為常侍光  
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縈每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  
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  
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  
叅謁縈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

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  
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  
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  
入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詆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  
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時議  
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縻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遂  
為河南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生政會輔太宗起義晉

陽官至戶部尚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烟閣政會生玄意  
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玄意生奇位  
至吏部侍郎奇生慎知仕至獲嘉令慎知生聚仕至東  
阿令聚生藻位終秘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  
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暮最知名崇龜  
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  
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崇龜為  
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

入朝為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  
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為廣  
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宗望  
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為轉運巡官  
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為叅佐崔安潛鎮許昌成都  
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為長安尉直弘文館  
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  
二貲外郎崔安潛為吏部尚書宗望判南曹滌除宿弊



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  
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旨以崇望  
為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誓心匡復  
請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  
侍郎承旨轉兵部在禁署四年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書大順初同列張濬畫策  
討太原崇望以為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代為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

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嘉門是夜命崇望  
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  
俟門開即劫掠兩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啟崇望駐  
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  
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  
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去軍  
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畧也  
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

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武寧軍節度使溥  
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死王珂王珙  
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珂李克  
用之子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  
如作鎮河中代王珂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  
三鎮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之言責授崇望昭州  
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時已至  
荆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

部尚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

東川以崇望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劔南東川

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為兵部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

六十二冊贈司空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鄭從讜奏

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為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尊

轉掌書記中和二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

水部員外郎知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韋昭

度為相翰林學士李谿同平章事崇魯與崔昭緯相善

昭緯恃邠岐之援讓能既誅之後權歸於已昭宗師李  
谿為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乃私與崇魯謀沮之  
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曰朝廷雖乏賢不可  
用纖人為宰輔谿比依復恭重遂居內職前日杜太尉  
狼籍為朝廷深恥今則削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轍乎由  
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上十表訴冤其  
詞詆毀所不忍聞明年春復命谿為平章事昭緯召李  
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谿其年太原誅

王行瑜昭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初崇龜在外聞崇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等兒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為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科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檢

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為御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子食邑五百戶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彥若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即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李茂貞為鳳翔隴節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進加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保門下侍郎時崔胤專權以彥若在已上欲事權萃於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弟彥樞位至太常少卿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戶部兵部二郎中



陸展字祥文本名允迪吳郡人徙家於陝今為陝州人

曾祖灋位終殿中侍御史祖師德淮南觀察支使父鄩

陝州法曹叅軍展光啓二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

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為巡官明年宰相孔

緯奏直史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龍紀元年冬召授

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中丞柳玘奏

改監察御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屯田負

外郎賜緋景福元年加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朝

賀面賜金紫之服五月拜中書舍人扈文思敏速初無  
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  
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扈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  
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  
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  
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三百戶三年正月  
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

例宸拜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  
署榮之八月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九  
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宸堅請曰播  
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  
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  
兵怒宸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  
駕出幸四年二月復授宸工部尚書八月轉兵部尚書  
從昭宗自華還宮明年正月復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光化三年四月兼戶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公食邑一

千戶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

特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翔還京赦

後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扈奏曰鳳翔近在國門

責其心迹罪實難容然比來職貢無虧朝廷未與之絕

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扈沂王傳分

司東都削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授吏部尚

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還洛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

責授濮州司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璨後為緱氏令

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褻直無緣飾宗人壁玼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薨深重之薨為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為十卷

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  
賤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  
待李谿頗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  
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為翰林學士  
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勅胤死之日既夕  
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勅莫測所以翌  
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竒特似可獎任若令預  
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

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

君臣俱災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為之一空寃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使其弟瑀城坐璨笞死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李汾之氣紛如仁義之徒  
殆盡孤鳴鵠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琨逖奮  
挺揭竿之類唯効敦玄手未捨於棘矜心已萌于問鼎  
加以囂浮士子闡茸鯁儒昧管葛濟時之才無王謝扶  
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養虎於前屑璨剝廬  
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縈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  
輔弼走破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怪斯呈木將朽而蠹蝎  
生厲既篤而夔魑見妖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

臨衰運

贊曰蕭召朱玫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  
蠹自潰於中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張濬傳復用為宰相○沈炳震曰按紀濬光啟元年正月入相大順元年十二月免新書則三年九月入相大順二年正月免中間無罷而復相文疑誤

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七十八第二十三頁前六行高駢大將  
張麟案新書盧攜傳作張璘高駢傳作張璘均  
與此異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後周同州刺史熊案新書熊  
作羅與此異

卷一百七十九第十二頁前六行與李谿並命案  
新書及北夢瑣言李谿作李礪與此異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侍朝

校對官修撰<sub>臣</sub>張書勲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士俊